

总策划 郭 丹 叶培贵

国学



新读本

主 编◎朱晓慧

下



 中国社会出版社

总策划 郭 丹 叶培贵

国学新读本

(下 部)

主 编 朱晓慧

副主编 苏建新 徐 瑛 陆招英

编 委 苏建新 徐 瑛 张 冰

尹 兴 陆招英 朱晓慧

史 部

简介

读史可以明智，知古可以鉴今。史部作为中国传统目录学中的一个分类，主要著录史学及其相关著作。

史，本义为史官，后由史官引申为史官所写之史书。许慎《说文解字》说：“史，记事者也。从又持中。中，正也。凡史之属皆从史。”即以史为记事之官，而且记事坚持中正实录。

中华历史，源远流长。自《史记》问世以来，史家巨匠辈出。至清代《明史》付梓，共得钦定“中华正史”二十四部，习称《二十四史》。总计约四千万字，完整记载了从黄帝到明末共四千多年的史事，是我国历史资料的宝库。

除少数人修的正史外，又有历代许多人写的野史、杂史和别史等补阙，共同形成了灿烂的传统史学文化。仅据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和《清史稿·艺文志》著录的图书统计，至清末，史部图书就大约有三千九百部，八万多卷。

《国语》

《国语》是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，它分别记载了周、鲁、齐、晋、郑、楚、吴、越八国的史事，因侧重记载言语，故称“国语”。但各国史事的记载多寡不一，其中《晋语》九卷，占全书篇幅近半。司马迁《报任少卿书》说：“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。”后人因此认为它和《左传》一样，都是出自左丘明之手。现在一般认为它非一人所作，因内容与《左传》有矛盾之处，叙述详略上也有差异。大约在战国初期编定，作者不详。和《左传》比，《国语》的文字显得质朴，其中不乏比较精彩的作品。注本有三国韦昭《国语解》，清洪亮吉《国语韦昭注疏》，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《国语》校点本。

叔向贺贫^[1]

叔向见韩宣子^[2]，宣子忧贫，叔向贺之。

宣子曰：“吾有卿之名，而无其实，无以从二三子，吾是以忧。子贺我，何故？”对曰：“昔栾武子无一卒之田^[3]，其宫不备其宗器。宣其德行，顺其宪

则，使越于诸侯。诸侯亲之，戎狄怀之，以正晋国。行刑不疚，以免于难。及桓子^[4]，骄泰奢侈，贪欲无艺，略则行志，假贷居贿，宜及于难。而赖武之德，以没其身。及怀子^[5]，改桓之行，而修武之德，可以免于难。而离桓之罪，以亡于楚。夫郤昭子^[6]，其富半公室，其家半三军，恃其富宠，以泰于国。其身尸于朝，其宗灭于绛。不然，夫八郤——五大夫三卿^[7]，其宠大矣，一朝而灭，莫之哀也，唯无德也。今吾子有栾武子之贫，吾以为能其德矣，是以贺。若不忧德之不建，而患货之不足，将吊不暇^[8]，何贺之有？”

【注释】

[1] 本篇记述了叔向向韩宣子贺贫，借晋栾氏、郤氏两大家族兴亡，劝韩宣子立德的史事，阐明了立德胜过富贵的道理，表现了叔向的深明大义。叔向：羊舌肸(xì)，字叔向，其时为太傅。[2] 韩宣子：名起，宣子是谥号，晋国的卿。卿的爵位在公之下，大夫之上。[3] 栾武子：名书，武子是谥号，晋国上卿。栾书身为上卿而田不足百顷。韦昭《国语解》注：“上大夫一卒之田。栾书为晋上卿，而又不及。”[4] 桓子：栾黶，栾武子的儿子。[5] 怀子：桓子的儿子栾盈。[6] 郤昭子：晋国的卿。[7] 八郤：郤氏八个人，其中五个大夫，三个卿。[8] 吊不暇：吊唁、悼亡还来不及。

宣子拜稽首焉，曰：“起也将亡，赖子存之。非起也敢专承之，其自桓叔以下^[1]，嘉吾子之赐。”

【注释】

[1] 桓叔：韩氏的始祖。

《战国策》

《战国策》是一部主要叙述战国策士言论和活动的国别体史书，记载了上继《春秋》，下迄秦统一全国，其间共约二百四十年各诸侯国的重要史料。作者不详，当是战国策士们共同创作的。西汉末年，刘向整理编次，定名为《战国策》，简称《国策》，又名《国事》、《事语》、《短长》、《长书》、《修书》等。全书共三十三卷，分东周、西周、秦、齐、楚、赵、魏、韩、燕、宋、卫、中山十二国策，约十二万字。该书记事多虚构杜撰的成分，行文铺张扬厉，善用寓言譬喻，人物形象鲜明生动，富有文学色彩和感染力。刘熙载《艺概·文概》说：“文之快者每不沈，沈者每不快，《国策》乃沈而快。文之隽者每不雄，雄者每不隽，《国策》乃雄而隽。”《战国策》版本较为复杂。最早有东汉高诱的注本，后来又有北宋曾巩校补，南宋姚宏、鲍彪两人各自校注的本子。元代有吴师道《战国策校注》十卷。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以姚宏本为底本而整理的《战国策》汇校汇注本。

燕昭王求士^[1]

燕昭王收破燕后，即位，卑身厚币^[2]，以招贤者，欲将以报仇。故往见郭隗先生曰^[3]：“齐因孤国之乱，而袭破燕。孤极知燕小力少，不足以报。然得贤士与共国，以雪先王之耻，孤之愿也。敢问以国报仇者奈何？”郭隗先生对曰：“帝者与师处，王者与友处，霸者与臣处，亡国与役处。诎指而事之^[4]，北面而受学，则百己者至。先趋而后息，先问而后嘿，则什己者至。人趋己趋，则若己者至。冯几据杖，眄视指使，则厮役之人至。若恣睢奋击，呶籍叱咄，则徒隶之人至矣。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。王诚博选国中之贤者，而朝其门下，天下闻王朝其贤臣，天下之士，必趋于燕矣。”昭王曰：“寡人将谁朝而可？”郭隗先生曰：“臣闻古之君人，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，三年不能得。涓人言于君曰^[5]：请求之。君遣之三月，得千里马，马已死，买其首五百金，反以报君。君大怒曰：所求者生马，安事死马？而捐五百金！涓人对曰：死马且买之五百金，况生马乎？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，马今至矣。于是不能期年，千里之马至者三。今王诚欲致士，先从隗始；隗且见事，况贤于隗者乎？岂远千里哉！”

【注释】

[1] 本篇选自《战国策·燕策一》，全文记述战国后期燕昭王即王位后，真心诚意招贤纳士，并依靠贤士复国报仇的故事，说明尊重人才可以兴国的道理。典故“千金市马骨”、成语“千金买骨”即来自此文。燕昭王：名珣，燕王哙之子，太子平之弟，简称昭王或襄王。本在韩国作为人质。燕王哙死后，燕人立珣为燕昭王，派乐毅伐齐国，连克七十余城。士：在西周至春秋时期，本指贵族中的低级阶层，地位在大夫之下，庶民之上。战国时期，凡是有点本事的成年男子，无论贫富尊卑，几乎都可以称做“士”。[2] 币：钱币，此指聘金，聘礼。[3] 郭隗(wěi)：燕国的贤士。[4] 诎指而事之：卑躬屈节地侍奉贤者。诎通“屈”。[5] 涓人：国君身旁的侍从，宫中近侍。

于是昭王为隗筑宫而师之。乐毅自魏往^[1]，邹衍自齐往^[2]，剧辛自赵往^[3]，士争凑燕。燕王吊死问生，与百姓同其甘苦。二十八年，燕国殷富，士卒乐佚轻战。于是遂以乐毅为上将军，与秦、楚、三晋合谋以伐齐。齐兵败，闵王出走于外。燕兵独追北，人至临淄，尽取齐宝，烧其宫室宗庙。齐城之不下者，唯狄、即墨^[4]。

【注释】

[1] 乐毅：魏名将乐羊之后。[2] 邹衍：即驺衍，著名学者、阴阳家的代表。[3] 剧辛：著名策士，为燕国策划破齐之计。[4] 莒(jǔ)：今山东莒县。即墨：今山东平度县东南。

《史记》

《史记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，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学名著，列“二十四史”之首，与后来的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合称“前四史”。司马迁（前145年？～前87年？），字子长，夏阳龙门（今陕西韩城）人。父亲司马谈死后三年，继任太史令，得以博览国家藏书，广泛收集史料，并于太初元年（前104年）开始撰写《史记》。天汉二年（前99年），迁替李陵辩护，触怒武帝，被下狱治罪，处以宫刑。忍辱苟活，至征和二年（前91年）前后完成此书。《史记》包括十二本纪、三十世家、七十列传、十表、八书，共计一百三十篇，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元狩元年（前122年）三千年左右的历史，被鲁迅誉为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《离骚》”。《史记》最初没有固定书名，或称“太史公书”，或称“太史公记”。“史记”本是古代史书的通称，从三国时期开始逐渐成为“太史公书”的专称。

孟尝君传（节选）^[1]

孟尝君名文^[2]，姓田氏。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婴^[3]。田婴者，齐威王少子而齐宣王庶弟也。田婴自威王时任职用事，与成侯邹忌及田忌将而救韩伐魏。成侯与田忌争宠，成侯卖田忌。田忌惧，袭齐之边邑，不胜，亡走。会威王卒，宣王立，知成侯卖田忌，乃复召田忌以为将。宣王二年，田忌与孙臆、田婴俱伐魏，败之马陵，虏魏太子申而杀魏将庞涓。宣王七年，田婴使于韩、魏，韩、魏服于齐。婴与韩昭侯、魏惠王会齐宣王东阿南，盟而去。明年，复与梁惠王会甄。是岁，梁惠王卒。宣王九年，田婴相齐^[4]。齐宣王与魏襄王会徐州而相王也。楚威王闻之，怒田婴。明年，楚伐败齐师于徐州，而使人逐田婴。田婴使张丑说楚威王，威王乃止。田婴相齐十一年，宣王卒，缙王即位^[5]。即位三年，而封田婴于薛^[6]。

【注释】

[1] 本传通过孟尝君广纳门客、最终受益于冯驩的故事，肯定了他从谏如流、宽厚仁爱的贤相品质，赞扬了门人冯驩富有政治远见和卓识的聪明才智。而幼时巧于应对其父、融洽彼此关系的话语，也展示了孟尝君善辩机智的性格，这是他日后与冯驩鱼水相得的一个重要原因，所谓英雄者惺惺相惜。[2] 孟尝：田文的封号。《史记索隐》认为“孟”是田文的表字，“尝”是封邑名，地在薛邑附近。孟尝君和魏国信陵君、赵国平原君、楚国春申君合称“战国四公子”，门下有食客数千人。[3] 靖郭君：齐威王的小儿子田婴的谥号。[4] 相齐：担任齐国宰相。[5] 缙王：田地，前328年～前323年在位。缙，谥号，又作愍，通“闵”。[6] 薛：在今山东滕县南。

初，田婴有子四十余人，其贱妾有子名文，文以五月五日生。婴告其母曰：“勿举也^[1]。”其母窃举生之。及长，其母因兄弟而见其子文于田婴。田婴怒其母曰：“吾令若去此子，而敢生之，何也？”文顿首，因曰：“君所以不举五月子者，何故？”婴曰：“五月子者，长与户齐，将不利其父母。”文曰：“人生受命于天乎？将受命于户邪^[2]？”婴默然。文曰：“必受命于天，君何忧焉？必受命于户，则可高其户耳，谁能至者！”婴曰：“子休矣。”

【注释】

[1] 举：抚养。[2] 将：还是。

久之，文承闲问其父婴曰^[1]：“子之子为何？”曰：“为孙。”“孙之孙为何？”曰：“为玄孙。”“玄孙之孙为何？”曰：“不能知也。”文曰：“君用事相齐，至今三王矣，齐不加广而君私家富累万金，门下不见一贤者。文闻将门必有将，相门必有相。今君后宫蹈绮縠而士不得短褐^[2]，仆妾余粱肉而士不厌糟糠。今君又尚厚积余藏，欲以遗所不知何人，而忘公家之事日损，文窃怪之。”於是婴乃礼文，使主家待宾客^[3]。宾客日进，名声闻于诸侯。诸侯皆使人请薛公田婴以文为太子，婴许之。婴卒，谥为靖郭君。而文果代立于薛，是为孟尝君。

【注释】

[1] 承闲：乘机。[2] 绮：有花纹的丝织品。縠（hú）：绉纱一类的丝织品。短褐：粗布短衣。[3] 主家：主持家政。

孟尝君在薛，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^[1]，皆归孟尝君。孟尝君舍业厚遇之，以故倾天下之士。食客数千人^[2]，无贵贱一与文等。孟尝君待客坐语，而屏风后常有侍史^[3]，主记君所与客语，问亲戚居处。客去，孟尝君已使使存问，献遗其亲戚。孟尝君曾待客夜食，有一人蔽火光^[4]。客怒，以饭不等，辍食辞去。孟尝君起，自持其饭比之。客惭，自刭。士以此多归孟尝君。孟尝君客无所择，皆善遇之。人人各自以为孟尝君亲己。……

【注释】

[1] 招致：招收。亡人：逃亡者。[2] 食客：寄食于豪门并为他们效力的门客。[3] 侍史：担任文书工作的侍从。[4] 火光：烛光。

初，冯驩闻孟尝君好客^[1]，蹑而见之。孟尝君曰：“先生远辱^[2]，何以教文也？”冯驩曰：“闻君好士，以贫身归于君。”孟尝君置传舍十日，孟尝君问传舍长曰：“客何所为？”答曰：“冯先生甚贫，犹有一剑耳，又蒯缞^[3]。弹其剑而歌曰‘长铗归来乎^[4]，食无鱼。’”孟尝君迁之幸舍^[5]，食有鱼矣。五日，又问传舍长。答曰：“客复弹剑而歌曰‘长铗归来乎，出无舆。’”孟尝君迁之代舍^[6]，出入乘舆车矣。五日，孟尝君复问传舍长。舍长答曰：“先生又尝弹

剑而歌曰：‘长铗归来乎，无以为家。’”孟尝君不悦。

【注释】

[1] 冯驩：《战国策》驩作“援”，都读作 xuān。[2] 远辱：承蒙远道而来。
[3] 蒯缞(kuǎi gōu)：用草绳缠着剑柄。[4] 铗(jiá)：剑把，这里指剑。[5] 幸舍：中等客房。[6] 代舍：上等客房。

居期年^[1]，冯驩无所言。孟尝君时相齐，封万户于薛。其食客三千人，邑人不足以奉客，使人出钱于薛^[2]。岁余不入，贷钱者多不能与其息，客奉将不给。孟尝君忧之，问左右：“何人可使收债于薛者？”传舍长曰：“代舍客冯公形容状貌甚辩^[3]，长者，无他伎能，宜可令收债。”孟尝君乃进冯驩而请之曰：“宾客不知文不肖，幸临文者三千余人，邑人不足以奉宾客，故出息钱于薛。薛岁不入，民颇不与其息。今客食恐不给，愿先生责之^[4]。”冯驩曰：“诺。”辞行，至薛，召取孟尝君钱者皆会，得息钱十万。乃多酿酒，买肥牛，召诸取钱者，能与息者皆来，不能与息者亦来，皆持取钱之券书合之^[5]。齐为会^[6]，日杀牛置酒。酒酣，乃持券如前合之，能与息者，与为期^[7]；贫不能与息者，取其券而烧之。曰：“孟尝君所以贷钱者，为民之无者以为本业也^[8]；所以求息者，为无以奉客也。今富给者以要期，贫穷者燔券书以捐之。诸君彊饮食。有君如此，岂可负哉！”坐者皆起，再拜。

【注释】

[1] 期年：一周年。[2] 奉客：奉养食客。出钱：放债。[3] 辩：能说会道。
[4] 责：索取。[5] 券书：契据。这里指借据。古人券书分左右两联，双方各持一半。
[6] 齐为会：一起参加集会。[7] 为期：规定期限。[8] 无者：没有钱的人。

孟尝君闻冯驩烧券书，怒而使使者召驩。驩至，孟尝君曰：“文食客三千人，故贷钱于薛。文奉邑少，而民尚多不以时与其息，客食恐不足，故请先生收责之。闻先生得钱，即以多具牛酒而烧券书，何？”冯驩曰：“然。不多具牛酒即不能毕会，无以知其有余不足。有余者，为要期。不足者，虽守而责之十年，息愈多，急，即以逃亡自捐之。若急，终无以偿，上则为君好利不爱士民，下则有离上抵负之名。非所以厉士民彰君声也^[1]。焚无用虚债之券，捐不可得之虚计^[2]，令薛民亲君而彰君之善声也，君有何疑焉！”孟尝君乃拊手而谢之。

【注释】

[1] 厉：勉励。[2] 虚计：空头账目。

齐王惑于秦、楚之毁，以为孟尝君名高其主而擅齐国之权，遂废孟尝君。诸客见孟尝君废，皆去。冯驩曰：“借臣车一乘，可以入秦者，必令君重于国而奉邑益广，可乎？”孟尝君乃约车币而遣之^[1]。冯驩乃西说秦王曰：“天下之

游士冯轼结鞶西入秦者^[2]，无不欲强秦而弱齐；冯轼结鞶东入齐者，无不欲强齐而弱秦。此雄雌之国也，势不两立为雄，雄者得天下矣。”秦王跽而问之曰：“何以使秦无为雌而可？”冯驩曰：“王亦知齐之废孟尝君乎？”秦王曰：“闻之。”冯驩曰：“使齐重于天下者，孟尝君也。今齐王以毁废之，其心怨，必背齐；背齐入秦，则齐国之情，人事之诚，尽委之秦，齐地可得也，岂直为雄也！君急使使载币阴迎孟尝君^[3]，不可失时也。如有齐觉悟，复用孟尝君，则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。”秦王大悦，乃遣车十乘黄金百镒以迎孟尝君。冯驩辞以先行，至齐，说齐王曰：“天下之游士冯轼结鞶东入齐者，无不欲强齐而弱秦者；冯轼结鞶西入秦者，无不欲强秦而弱齐者。夫秦齐雄雌之国，秦强则齐弱矣，此势不两雄。今臣窃闻秦遣使车十乘载黄金百镒以迎孟尝君。孟尝君不西则已，西入相秦则天下归之，秦为雄而齐为雌，雌则临淄、即墨危矣。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，复孟尝君^[4]，而益与之邑以谢之？孟尝君必喜而受之。秦虽强国，岂可以请人相而迎之哉！折秦之谋，而绝其霸强之略。”齐王曰：“善。”乃使人至境候秦使。秦使车适入齐境，使还驰告之，王召孟尝君而复其相位，而与其故邑之地，又益以千户。秦之使者闻孟尝君复相齐，还车而去矣。

【注释】

[1] 约车币：准备车马、礼物。[2] 冯（píng）轼结鞶（yǐn）：驾车套马，往来奔走。[3] 阴：悄悄。[4] 复：恢复官职。

自齐王毁废孟尝君，诸客皆去。后召而复之，冯驩迎之。未到，孟尝君太息叹曰：“文常好客，遇客无所敢失，食客三千有余人，先生所知也。客见文一日废，皆背文而去，莫顾文者。今赖先生得复其位，客亦有何面目复见文乎？如复见文者，必唾其面而大辱之。”冯驩结辔下拜。孟尝君下车接之，曰：“先生为客谢乎？”冯驩曰：“非为客谢也，为君之言失。夫物有必至，事有固然，君知之乎？”孟尝君曰：“愚不知所谓也。”曰：“生者必有死，物之必至也；富贵多士，贫贱寡友，事之固然也。君独不见夫趣市朝者乎^[1]？明旦^[2]，侧肩争门而入；日暮之后，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。非好朝而恶暮，所期物忘其中^[3]。今君失位，宾客皆去，不足以怨士而徒绝宾客之路。愿君遇客如故。”孟尝君再拜曰：“敬从命矣。闻先生之言，敢不奉教焉？”

【注释】

[1] 趣市朝：赶集市。[2] 明旦：天亮时分。[3] 所期物忘其中：所期望得到的东西，那里已经没有了。

太史公曰：吾尝过薛，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，与邹、鲁殊。问其故，曰：“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，奸人人薛中盖六万余家矣。”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，名不虚矣。

《汉书》

又称《前汉书》，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，东汉班固（32年～92年）撰。班固，字孟坚，扶风安陵（今陕西咸阳）人。建武三十年（54年），在整理其父班彪《史记后传》的基础上，开始撰写《汉书》，历时二十余年，至建初中（76年～84年）基本修成。卒（92年）后，由其妹班昭续写了未完成的八表和《天文志》。《汉书》是继《史记》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，包括帝纪十二篇，表八篇，志十篇，列传七十篇，共一百篇，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。主要记述汉高祖元年（前206年）至王莽地皇四年（23年）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。《汉书》文辞渊雅，叙事详赡，在吸取《史记》成果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完善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。由于它保存的历史资料比较丰富，因此成为研究西汉历史的重要史籍。

苏武传（节选）^[1]

武，字子卿。少以父任，兄弟并为郎^[2]。稍迁至移中厩监^[3]。时汉连伐胡，数通使相窥观^[4]。匈奴留汉使郭吉、路充国等，前后十余辈。匈奴使来，汉亦留之，以相当^[5]。

【注释】

[1] 苏武（前140年～前60年）字子卿，杜陵（今陕西西安东南）人，代郡太守苏建之子。天汉元年（前100年）以中郎将出使匈奴。当时，匈奴缑王图谋劫单于母归汉，副使张胜卷入这一活动。事泄，苏武受到牵连，被扣留下来，并被要求背叛汉朝，臣服单于。为了诱逼苏武投降，单于将他幽禁于地窖中，断绝饮食，苏武以旃毛和雪而咽。单于又将他远徙至北海（今俄罗斯贝加尔湖）上牧羊。在冰天雪地中，苏武掘草根以充饥，牧羊时手持汉节，节旄尽脱仍不释手。昭帝即位后，汉与匈奴和亲，请遣返汉使，单于诡称苏武已死。后汉使探知实情，声言汉天子在上林苑射得大雁，雁足系有苏武所写帛书，云在北方的沼泽中。单于不得已，交还苏武等九人。至此苏武在匈奴已十九年。始元六年（前81年）苏武返回长安，被拜为典属国。[2] 少以父任句：苏武与哥哥苏嘉、弟弟苏贤，皆因父亲苏建曾为代郡太守，年俸两千石以上，按汉制而得郎的官职。郎：皇帝近侍，职掌守卫宫廷和随从车驾等。[3] 移（yí）中厩监：在汉宫廷中的移园中掌管鞍马鹰犬射猎用具的官。移园，栽种移树（棠棣）的园子。[4] 数通使：屡屡互派使者。窥观：窥探情报。[5] 相当：作为抵偿。

天汉元年^[1]，且鞮侯单于初立^[2]，恐汉袭之。乃曰：“汉天子，我丈人行也^[3]。”尽归汉使路充国等。武帝嘉其义，乃遣武以中郎将使持节送匈奴使留在汉者^[4]，因厚赂单于^[5]，答其善意。

【注释】

[1] 天汉元年：公元前100年。[2] 单(chán)于：匈奴君主的称号。且鞮(jū dī)侯，此单于嗣位前的封号。[3] 丈人行(háng)：长辈。[4] 中郎将：官名，地位仅次于将军。节：使臣所持的一种信物，以竹为杆，柄长八尺，上缀牦牛尾三层，亦称“旄节”。[5] 赂：赠送财物。

武与副中郎将张胜及假吏常惠等^[1]，募士斥候百余人俱^[2]。既至匈奴，置币遗单于^[3]，单于益骄。非汉所望也。方欲发使送武等，会缙王与长水虞常等谋反匈奴中^[4]。

【注释】

[1] 假吏：临时充任的属吏、随员。[2] 募士：招募士卒。斥候：侦察人员。[3] 置币遗单于：准备了礼物赠送单于。[4] 会：赶上。缙(gōu)王：匈奴的一个亲王。长水：在今陕西省蓝田县，汉置长水校尉。

缙王者，昆邪王姊子也^[1]。与昆邪王俱降汉，后随浞野侯没胡中^[2]。及卫律所将降者^[3]，阴相与谋劫单于母阏氏归汉^[4]。会武等至匈奴。虞常在汉时，素与副张胜相知，私候胜曰^[5]：“闻汉天子甚怨卫律，常能为汉伏弩射杀之。吾母与弟在汉，幸蒙其赏赐^[6]。”张胜许之，以货物与常。后月余，单于出猎，独阏氏子弟在。虞常等七十余人欲发，其一人夜亡，告之。单于子弟发兵与战，缙王等皆死，虞常生得。

【注释】

[1] 昆邪(hún yé)王：匈奴的一个亲王，于武帝元狩二年(前121年)降汉。[2] 浞(zhuō)野侯：名赵破奴，太原人。太初二年(前103年)，他曾率二万骑击匈奴，兵败而降。其军皆没于匈奴，故曰“没胡中”。[3] 卫律：其父为长水胡人，生长于汉，曾由协律都尉李延年推荐，出使匈奴。还国时，适逢延年因罪被捕，卫律遂逃奔匈奴，被封为丁零王。[4] 阏(yān)氏(zhī)：对匈奴王后的称呼。[5] 私候：暗访。[6] 幸蒙：希望受到。

单于使卫律治其事^[1]。张胜闻之，恐前语发，以状语武。武曰：“事如此，此必及我。见犯乃死，重负国。”欲自杀。胜、惠共止之。虞常果引张胜。单于怒，召诸贵人议，欲杀汉使者，左伊秩訾曰^[2]：“即谋单于，何以复加^[3]？宜皆降之。”

【注释】

[1] 治其事：审理此案。[2] 左伊秩訾(zǐ)：匈奴王号。王号有左、右之分。[3] 何以复加：怎样来加重对他们的处分呢？

单于使卫律召武受辞^[1]。武谓惠等：“屈节辱命，虽生，何面目以归汉？”

引佩刀自刺。卫律惊，自抱持武，驰召鑿^[2]。凿地为坎，置煇火^[3]，覆武其上，蹈其背以出血^[4]。武气绝，半日复息。惠等哭，舆归营^[5]。单于壮其节，朝夕遣人候问武，而收系张胜^[6]。

【注释】

[1] 受辞：受审。[2] 鑿（yī）：古“医”字。[3] 煇（yūn）火：初燃时有烟无焰之火。[4] 蹈：通“掐”，用手指轻按。[5] 舆归营：以车载苏武返回（汉使）营帐。[6] 收系：逮捕监禁。

武益愈。单于使使晓武^[1]，会论虞常^[2]，欲因此时降武。剑斩虞常已，律曰：“汉使张胜谋杀单于近臣，当死，单于募降者赦罪。”举剑欲击之，胜请降。律谓武曰：“副有罪，当相坐^[3]。”武曰：“本无谋，又非亲属，何谓相坐？”复举剑拟之，武不动。律曰：“苏君，律前负汉归匈奴，幸蒙大恩，赐号称王，拥众数万，马畜弥山^[4]，富贵如此。苏君今日降，明日复然。空以身膏草野^[5]，谁复知之？”武不应。律曰：“君因我降，与君为兄弟，今不听吾计，后虽欲复见我，尚可得乎？”武骂律曰：“女为人臣子^[6]，不顾恩义，畔主背亲^[7]，为降虏于蛮夷，何以女为见^[8]？且单于信女，使决人死生，不平心持正，反欲斗两主^[9]，观祸败，南越杀汉使者，屠为九郡^[10]；宛王杀汉使者，头县北阙^[11]；朝鲜杀汉使者，即时诛灭^[12]。独匈奴未耳。若知我不降明^[13]，欲令两国相攻，匈奴之祸，从我始矣。”律知武终不可胁，白单于。单于愈益欲降之。乃幽武置大窖中^[14]，绝不饮食^[15]。天雨雪，武卧啖雪与旃毛并咽之^[16]，数日不死，匈奴以为神。乃徙武北海无人处，使牧羝，羝乳乃得归^[17]。别其官属常惠等，各置他所。

【注释】

[1] 使使晓武：派遣使者，通知苏武。[2] 会：共同。论：判罪。[3] 相坐：相连坐，连带治罪。[4] 弥：满。[5] 膏草野：死后给草野作肥料。[6] 女：即汝，你。[7] 畔：通“叛”。[8] 何以女为见：见你作什么？[9] 斗两主：使两国关系恶化，发生战争。[10] 南越杀汉使者：汉武帝元鼎五年（前112年），南越王相吕嘉杀死南越王、王太后及汉使者，武帝遣将讨伐。六年，吕嘉败死。以南越之地，设置南海、苍梧等九郡。屠：平定。[11] 宛（yuān）王杀汉使者：汉武帝遣使往大宛求良马，大宛不与，并攻杀汉使。太初元年（前104年），汉武帝遣李广利率兵征大宛。太初四年，大宛国中贵人杀死国王毋寡。立亲汉者昧蔡为王。头县北阙：毋寡的头悬挂在汉宫的北阙之下。县，通“悬”。[12] 朝鲜两句：元封二年（前109年），汉武帝遣涉何出使朝鲜。涉何派人刺死伴送自己的朝鲜人，伪称杀死朝鲜将领，武帝封他为辽东东部都尉。朝鲜发兵袭杀涉何，武帝遣将攻朝鲜。次年，朝鲜相杀死王右渠，降汉。[13] 若知我不降明：你明知我不会投降。若：你。[14] 幽：禁闭。窖（jiào）：收藏物品的地下室。[15] 绝不饮食（yìn sì）：断绝其饮食供应。[16] 啖（niè）：咬。旃（zhān）：通“毡”。[17] 羝（dī）：公羊。乳：生育，生小羊。

武既至海上，稟食不至^[1]，掘野鼠去中实而食之^[2]。杖汉节牧羊，卧起操持，节旄尽落。积五六年，单于弟於靛王弋射海上^[3]。武能网纺缴，檠弓弩^[4]，於靛王爱之，给其衣食。三岁余，王病，赐武马畜、服匿、穹庐^[5]。王死，后人众徙去。其冬，丁令盗武牛羊^[6]，武复穷厄。

【注释】

[1] 稟食：官给的粮食，这里指匈奴应给苏武的粮食。稟：通“廩”。[2] 去：通“弃”（jǔ），储藏。中（cǎo）：《汉书》借用作“艸（草）”字。草实，野生果实。[3] 於靛（wūqián）王：单于之弟。弋射：射猎。[4] 能网纺缴（zhuó）：据《太平御览》所引，“能”下有“结”字。结网：编结狩猎所用的网。缴：箭的尾部所系的丝绳。檠（qíng）弓弩：以檠矫正弓弩。檠，矫正弓弩的器具。[5] 服匿：一种口小腹大、盛酒酪的容器。穹庐：圆顶的帐篷。[6] 丁令：即丁零，匈奴一族的别支。

初，武与李陵俱为侍中^[1]。武使匈奴明年，陵降，不敢求武^[2]。久之，单于使陵至海上，为武置酒设乐。因谓武曰：“单于闻陵与子卿素厚，故使陵来说，足下虚心相待。终不得归汉，空自苦亡人之地^[3]，信义安所见乎？前长君为奉车^[4]，从至雍棧阳宫，扶辇下除，触柱折辕，劾大不敬，伏剑自刎，赐钱二百万以葬。孺卿从祠河东后土^[5]，宦骑与黄门驸马争船，推堕驸马河中溺死。宦骑亡，诏使孺卿逐捕，不得，惶恐饮药而死。来时大夫人已不幸^[6]，陵送葬至阳陵。子卿妇年少，闻已更嫁矣。独有女弟二人^[7]，两女一男，今复十余年，存亡不可知。人生如朝露，何久自苦如此？陵始降时，忽忽如狂，自痛负汉，加以老母系保宫^[8]。子卿不欲降，何以过陵？且陛下春秋高，法令亡常，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，安危不可知，子卿尚复谁为乎？愿听陵计，勿复有云。”武曰：“武父子亡功德，皆为陛下所成就，位列将，爵通侯，兄弟亲近，常愿肝脑涂地。今得杀身自效，虽蒙斧钺汤镬，诚甘乐之。臣事君，犹子事父也。子为父死，无所恨。愿勿复再言。”

【注释】

[1] 李陵：汉名将李广之孙，字少卿。武帝时为骑都尉，天汉二年（前99年）统兵五千，与匈奴八万骑兵作战，力竭被俘而降。侍中：掌管皇帝乘舆服物的官。[2] 求：访求，访问。[3] 亡：通“无”。[4] 长君：指苏武兄苏嘉。奉车：奉车都尉，官名，掌御乘舆车。[5] 孺卿：苏武弟苏贤之字。祠：祭祀。河东：今山西省夏县一带。后土：土地神。[6] 大夫人：指苏武母亲。不幸：指死亡。[7] 女弟：妹妹。[8] 系：囚禁。保宫：囚禁大臣及其家属的牢狱。

陵与武饮数日，复曰：“子卿壹听陵言。”武曰：“自分已死久矣^[1]。王必欲降武^[2]，请毕今日之欢，效死于前。”陵见其至诚，喟然叹曰：“嗟乎！义士。陵与卫律之罪，上通于天。”因泣下沾衿，与武决去。陵恶自赐武^[3]，使其妻赐武牛羊数十头。

【注释】

[1] 分(fèn):料定。[2] 王:指李陵,匈奴封陵为右校王。一说,指单于。
[3] 恶:羞愧。

后陵复至北海上,语武:“区脱捕得云中生口^[1],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^[2],曰上崩。”武闻之,南乡号哭,呕血^[3]。旦夕临^[4],数月。

【注释】

[1] 区(ōu)脱:指匈奴与汉交界地区。云中:汉云中郡,在今山西西北和内蒙古自治区西南一带。生口:活人,指俘虏的汉人。[2] 白服:指为汉武帝穿孝衣。
[3] 南乡:向着南方。欧(ǒu):通“呕”。[4] 临(lìn):哭奠。这句说,早晚哭奠,长达数月。

昭帝即位,数年,匈奴与汉和亲。汉求武等,匈奴诡言武死。后汉使复至匈奴,常惠请其守者与俱^[1],得夜见汉使,具自陈道。教使者谓单于,言天子射上林中,得雁,足有系帛书,言武等在某泽中。使者大喜,如惠语以让单于^[2]。单于视左右而惊,谢汉使曰:“武等实在。”

【注释】

[1] 俱:偕,指一起去见汉使。[2] 让:责备。

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:“今足下还归,扬名于匈奴,功显于汉室。虽古竹帛所载,丹青所画,何以过子卿!陵虽弩怯,令汉且贯陵罪^[1],全其老母,使得奋大辱之积志,庶几乎曹柯之盟^[2],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。收族陵家,为世大戮,陵尚复何顾乎?已矣,令子卿知吾心耳。异域之人,壹别长绝^[3]!”陵起舞,歌曰:“径万里兮度沙幕,为君将兮奋匈奴。路穷绝兮矢刃摧,士众灭兮名已隳。老母已死,虽欲报恩将安归?”陵泣下数行,因与武决。单于召会武官属^[4],前以降及物故,凡随武还者九人。

【注释】

[1] 贯(shì):宽恕。[2] 曹柯之盟:指效法曹沫劫齐桓公折服敌国之事。春秋时齐军伐鲁,曹沫为鲁庄公将,三战皆败。庄公献遂邑之地以求和,与齐盟于柯(今山东阳谷县东北)。曹沫会盟时执匕首劫持齐桓公,迫使桓公归还所侵之地。[3] 壹别长绝:这次一别就要永久隔绝了。[4] 召会:召集。

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师^[1]。诏武奉一太牢谒武帝园庙^[2]。拜为典属国^[3],秩中二千石^[4]。赐钱二百万,公田二顷,宅一区。常惠、徐圣、赵终根皆拜为郎中,赐帛各二百匹。其余六人老,归家,赐钱人十万,复终身^[5]。常惠后至右将军,封列侯,自有传。武留匈奴凡十九岁,始以强壮出,及还,须发尽白。……

【注释】

[1] 始元六年：即公元前81年。[2] 太牢：以一牛、一豕、一羊为祭品。[3] 典属国：官名，掌管少数民族事务。[4] 秩：官秩，俸禄的等级。中两千石，月俸为一百八十斛。[5] 复终身：终身免除徭役。

甘露三年^[1]，单于始入朝。上思股肱之美^[2]，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，法其形貌^[3]，署其官爵姓名。唯霍光不名，曰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，次曰卫将军富平侯张安世……次曰典属国苏武。皆有功德，知名当世，是以表而扬之，明著中兴辅佐^[4]，列于方叔、召虎、仲山甫焉。凡十一人，皆有传。自丞相黄霸、廷尉于定国、大司农朱邑、京兆尹张敞、右扶风尹翁归及儒者夏侯胜等，皆以善终，著名宣帝之世，然不得列于名臣之图。以此知其选矣^[5]。

【注释】

[1] 甘露三年：公元前51年。甘露：汉宣帝年号。[2] 股肱：指辅佐之臣。[3] 法：取法，依照。[4] 明著：明确说明。[5] 选：选择。指选择之严。

赞曰^[1]：……孔子称：志士仁人，有杀身以成仁，无求生以害仁。使于四方，不辱君命。苏武有之矣。

【注释】

[1] 赞，略同于评论。既可对人物加以赞美，亦可批判。

《三国志》

《三国志》是晋代陈寿编写的魏、蜀、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，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（220年）到晋武帝太康元年（280年）六十年的历史。陈寿（233年～297年），字承祚，巴西安汉（今四川南充）人。曾任蜀汉观阁令史、散骑黄门侍郎，入晋以后任著作郎、治书侍御史等职。280年，西晋灭东吴，结束了三国分裂局面。陈寿当时四十八岁，开始撰写《三国志》。全书完稿后，晋惠帝阅毕，当即下诏，命百姓都要抄写《三国志》，使得书中的故事很快在民间普及。《三国志》共计六十五卷，从篇幅来看，《魏书》约占全书的二分之一，《吴书》占三分之一，《蜀书》只占六分之一，这可能与蜀汉史料的缺乏有关。《三国志》叙事简约，取材严谨，史实准确，历来与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合称为“前四史”。但《三国志》也存在过于简略的缺点。后来南朝裴松之（372年～451年）为之作注，详加解释，补漏纠谬，注文篇幅竟然多出原书三倍，对研究三国时代的历史具有重要价值。明清流传至今的历史小说《三国演义》，就是在《三国志》及裴注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奇书杰作。

诸葛亮传（节选）^[1]

诸葛亮字孔明，琅邪阳都人也。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。父珪，字君贡，汉末为太山郡丞。亮早孤^[2]，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^[3]，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。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。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，往依之。玄卒^[4]，亮躬耕陇亩^[5]，好为《梁父吟》^[6]。身高八尺，每自比于管仲、乐毅^[7]，时人莫之许也^[8]。惟博陵崔州平、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^[9]，谓为信然。

【注释】

[1] 本文详细叙述了蜀汉贤相一生的事迹。诸葛亮（181年～234年），字孔明，人称卧龙，东汉末徐州琅琊郡阳都县（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南）人，父母早亡，随叔父诸葛玄来到荆州。建安十二年（207年），诸葛亮二十七岁时，刘备“三顾茅庐”于襄阳隆中，他提出了以荆、益为根据地，联合孙吴，复兴汉室的战略对策。出山辅佐刘备，联孙抗曹，大败曹军于赤壁。又帮刘备经营荆州，占领益州，建立蜀汉政权。刘备征吴失败后，临终以国事相托。刘禅继位，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，担当重任，事必躬亲。他与东吴重修盟好，改善和西南各族的关系，前后六次北伐中原，兢兢业业。公元234年，终因积劳成疾，病逝于北伐前线五丈原（今陕西宝鸡岐山县五丈原镇）军中。[2] 早孤：初平三年（192年），父亲诸葛珪去世时，诸葛亮年方十二岁。[3] 豫章：南昌。[4] 玄卒：建安二年（197年），诸葛玄病故，十七岁的诸葛亮和弟妹移居南阳。[5] 躬：亲自。[6] 《梁父吟》：古歌曲名，传说诸葛亮依照古调制作《梁父吟》琴曲，抒发心中的感慨不平。[7] 管仲：春秋时齐桓公的相国，帮助桓公建立霸业。乐毅：战国时燕昭王的名将，率兵攻齐，连陷七十余城。[8] 莫之许：没有人认可、称许此事（亮的自比贤相名将）。[9] 博陵：今河北蠡县一代。颍川：今河南省中部一些县。元直：徐庶字元直。

时先主屯新野^[1]。徐庶见先主，先主器之^[2]，谓先主曰：“诸葛孔明者，卧龙也，将军岂愿见之乎？”先主曰：“君与俱来^[3]。”庶曰：“此人可就见，不可屈致也^[4]。将军宜枉驾顾之^[5]。”由是先主遂诣亮，凡三往，乃见。因屏人曰^[6]：“汉室倾颓，奸臣窃命^[7]，主上蒙尘。孤不度德量力，欲信大义于天下^[8]，而智术短浅，遂用猖獗^[9]，至于今日。然志犹未已，君谓计将安出^[10]？”亮答曰：“自董卓已来^[11]，豪杰并起，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。曹操比于袁绍^[12]，则名微而众寡，然操遂能克绍^[13]，以弱为强者，非惟天时，抑亦人谋也^[14]。今操已拥百万之众，挟天子而令诸侯^[15]，此诚不可与争锋^[16]。孙权据有江东，已历三世^[17]，国险而民附^[18]，贤能为之用，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。荆州北据汉、沔^[19]，利尽南海，东连吴会，西通巴、蜀^[20]，此用武之国，而其主不能守，此殆天所以资将军^[21]，将军岂有意乎？益州险塞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土^[22]，高祖因之以成帝业^[23]。刘璋闇弱，张鲁在北^[24]，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，智能之士思得明君。将军既帝室之胄^[25]，信义著于四海，总揽英

雄^[26]，思贤如渴，若跨有荆、益，保其岩阻，西和诸戎，南抚夷越^[27]，外结好孙权，内修政理^[28]；天下有变，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、洛^[29]，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^[30]，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^[31]？诚如是，则霸业可成，汉室可兴矣。”先主曰：“善！”于是与亮情好日密^[32]。关羽、张飞等不悦，先主解之曰：“孤之有孔明，犹鱼之有水也。愿诸君勿复言。”羽、飞乃止。……

【注释】

[1] 先主：刘备（161年～223年）是三国蜀汉的建立者，史称“先主”。其子，那位乐不思蜀的阿斗，则被称为“后主”刘禅。新野：今河南新野县。[2] 器：器重。[3] 君与俱来：你和他一起来。“与”后省略了“之”。[4] 就见：前去拜见。屈致：使他受委屈地前来。[5] 枉驾顾之：屈尊拜访他。顾：拜访。[6] 屏人：命旁人回避。[7] 奸臣窃命：指十常侍、董卓、曹操等先后把持朝政。[8] 孤：侯王的自称。信：伸张，通“伸”。[9] 用猖獗：因此失败。[10] 安出：怎样产生。[11] 董卓：东汉陇西临洮（今甘肃岷县）人，字仲颖。汉灵帝时，任并州牧。灵帝死后，他率兵进入洛阳，废少帝，立献帝，自为太师，把持朝政，无恶不作。后为司徒王允等人设计杀死。已：通“以”。[12] 曹操：（155年～220年）字孟德，小名阿瞒。沛国谯县（今安徽亳县）人。汉魏之际，群雄角逐，曹操始以“兴义兵，诛暴乱”为旗帜，继而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，经过艰辛征战，一统北方，开创了魏国基业。他以雄才大略、赫赫功绩成为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诗人。袁绍：字本初，汝南汝阳（今河南商水西南）人，曾为冀州牧，占有冀、青、并、幽四州，是东汉末封建地方割据势力之一。[13] 众寡：人少。克绍：公元200年二月，在袁绍发动的官渡之战中，曹操听从不被袁绍重用而投奔他的谋士许攸之计，焚烧鸟巢屯粮，以少胜多，大败袁绍。袁绍十万大军，全军覆没，袁绍只率领残兵八百余人逃回河北。[14] 非惟：不仅。抑：而且。[15] 挟天子而令诸侯：挟制着皇帝（汉献帝刘协），向诸侯发号施令。诸侯：指在各地割据的军阀。[16] 争锋：争胜。[17] 孙权：（182年～252年）字仲谋，吴郡富春（今浙江富阳）人。他十九岁继承父（孙坚）兄（孙策）之业，占据江东（长江下游）一带地方，故称“据有江东，已历三世”。他历尽艰辛，创立吴国，是三国时期第一流的政治家，曹操曾感叹：“生子当如孙仲谋。”[18] 国险而民附：地势险要，民众归附。[19] 荆州：汉武帝时所置的十三刺史部之一。辖境约当今湖北、湖南两省及河南、贵州、广东、广西一部。东汉因之，治所在汉寿（今湖南常德东北）。原辖南阳郡、南郡、江夏郡、零陵郡、桂阳郡、武陵郡、长沙郡七郡。东汉末年，从南阳郡、南郡分出一部分县，设置襄阳、章陵二郡，于是荆州共辖九郡，这就是后世称“荆襄九郡”的来历。汉、沔（miǎn）：古代通称沔水。[20] 利尽南海：向南可以取得两广的全部物资。吴会（kuài）：吴郡和会稽郡的合称，今苏南和浙江北部。巴、蜀：巴郡、蜀郡，现在的四川省。[21] 此殆天所以资将军：这大概是上天用来资助将军的。[22] 益州：汉十三州之一。辖境约当今四川全境以及云南、甘肃、湖北、贵州部分地区。天府：天然的府库。[23] 高祖：汉高祖刘邦。因：凭借。[24] 刘璋：字季玉，汉光武帝刘秀之子中山王刘焉的后代，继其父职为益州牧。后刘备率军入川，刘